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絲路交響

王重揚

在西北大地上，有路如虹。歷史的斑斕色彩在這裡交織，文化的細密回聲在這裡低唱，時代的強勁波濤在這裡衝擊。

這條路寬展，足跡跨越了歐亞。這條路悠長，一走就是千年。這條路雋永，是深烙著的文明的履痕。

一到長安，重回大唐盛世。古城牆圍成的雄奇版圖裡，大唐不夜城複製著十三朝的繁榮，人們從全球各地降落，擠進了熱浪裡，各種膚色的遊客融進文化的海域，水洩不通，在西安城最繁盛的隊伍裡，我們摩肩擦踵，近距離地辨認著來自五湖四海的膚色、瞳孔、語言，我確信，在這裡，我們可以遇見曾經繁盛歷史中豐富的面孔。千年前，大西唐市萬商雲集，車隊和駝隊停靠在歷史的碼頭上，將絲綢、瓷器、瑪瑙、瓜果連同中西文化一起擺渡，穿越邊塞、沙漠、異域，通達遙遠的國度。如今，西安國際內陸港，中歐班列繁忙奔走，新時代的西安依舊是重要樞紐，用中國速度推動著經濟貿易的深度融合，繼續著絲路交易東西的傳奇。有經濟發展的高樓林立，也有歷史文化的遍地古風。一曲秦腔起，三秦大地多少繁華交響。

向西，天水秦風依舊。渭水悠悠，伏羲和他的族人們擎著文明的火把，隨之向四方流淌，灌溉出九州的豐腴。秦人的鐵蹄輕輕踏過，開出新時代的花圃。回到

龍城，我們離最古老的先祖只差八千年的時空。我們來自九州，都是羲皇后裔。朝拜伏羲，為先祖帶來華夏後裔們最新鮮的聲音和笑容。商隊們離開長安，在水天好好休整一番，這裡有美酒醉人、有文化厚重，痛別東土，商隊們將去往邊塞、痛飲長風。天水的溫柔，短暫而深刻。如今，在水天古城的驛站，我們長久停留，在琳琅滿目的文化印刻裡重讀絲路，重讀杜甫的明月，重讀蘇蕙的回文，重讀李廣的悲憤。如今，明月飽滿，回文成詩，王侯俱滅，飛將長存。事實證明，有些東西雖然耀眼，卻注定渺小。只有衝破枷鎖，在苦難和挫折上歌舞，才能在漫長的歷史裡留下永恆的背影。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在這裡逼近又分別，齊魯山作為兩河的分水嶺，成為一道重要的界碑。獨特的地理構造，締造了天水靈秀的山水，也涵養了厚樸的人文。麥積山上，煙雨熏染，那高懸的佛國猶如幻境，登上，可以暢飲秦嶺西麓的清風。即將離開時，忽聞山歌起，竟然不捨得離開此地。

直上，到蘭州。在蘭州，黃河的嗚叫低沉溫和，如哺育兒女的母親，溫暖可親，越過蘭州後，它將懷著西部深厚的風土，九轉而上，奔向渤海灣。蘭州是黃河的長子，它溫厚內斂，始終留在母親的臂彎裡成長。百年鐵橋作為蘭州的標誌之一，已經經過了上百年的歲月，依然據守

在時代的浪濤裡，看著一波波的新浪潮奔湧向前。在蘭州，找一個老巷口，排著隊去吃一碗蘭州牛肉麵。別怕等，一碗正宗的牛肉麵，值得你等上片刻，等拉麵師傅拉扯幾次，把各種面扔進滾燙的鍋裡，不等你坐穩，一碗色香味俱佳的牛肉麵就上桌。一大口，把蘭州的靈魂吸進肚腹間，酣暢淋漓。沿著河岸，可以默默行走，也可去河邊，握一握泥黃的浪花，聽一聽黃河的溫度。黃河奔騰，輸送著源頭活水；水車旋轉，輸送著遊人的歡笑；蘭州奔走，安撫著東西往來的疲憊。黃河裡面舀一瓢，一半泥沙一半水，夜色瀟灑，在岸邊徘徊。忽然遠處幾聲鼓子，客心已碎。

在敦煌，石窟群苦等了千年。等來的，是七分的掠奪，和三分的惋惜。在殘破的歷史上，敦煌縫補著文化的袈裟。當我抵達，歷史的無盡和大地的廣袤，一起沖淡了我的存在。我是一粒沙，融進了風裡。跟著風，我看到了其他沙粒的樣子。是佛陀指尖的單薄，是石窟深處的幽暗，是高崖頂端的柔和，是立壁可觸的粗糲。是沙丘悠長舒緩的鋪陳，是月牙湖底深淺漂浮的沉靜，是遠去的駝峰逐漸模糊的縮影，是蒼鷹尖嘯後抵達的餘音，是夕陽沉落後大地的惋惜聲。來敦煌，我盤旋幾日，最後認識到，這是座沙粒堆起來的城市，一切都來自沙粒。不過，文化來自沙

粒，高于沙粒。遠道而來的遊人們耗盡假日，把最後一絲力氣扔給敦煌，偷偷帶走了一些沙子。居住在這裡的人，收拾著遠方客人的笑容和滿足，他們守候著，守候著美好生活，也守候著敦煌的名字。臨行前，快車催發，我感覺，有人在反彈琵琶，大地入眠。

喀什格爾，胡楊樹正值盛年，它伸展著筋骨，與池水裡的倒影對視。在大漠，一株樹就是一座沙丘。一座一座，星羅棋布，連綴成了祖國最西北的勝景。生長千年，站立千年，沉睡千年，沒人能見證一棵胡楊的一生，即使是一個強大的王朝倒下，胡楊們都不肯輕易地倒下。在歲月更迭和滄海桑田里，胡楊們倔強地守護著腳下的大地。在萬里絲路中，喀什是國內的終點，全線的中點。吐曼河穿城而過，滋養著大片綠洲，帶來了數不盡的希望。奔波無數黃沙的客商們，來到這裡後驚呼起來，駝隊撒開蹄子，奔向河水和綠洲，它們已經煎熬了一兩個月，幾乎支撐不住了。走進喀什古城，伊斯蘭文化氤氳其中，足足沉澱了十幾個世紀。在喀什，很輕易產生一種錯覺，彷彿時間的風流過這裡，並沒有帶走什麼。歷史、文化、河流、沙漠……眾多元素在這裡交匯，房屋、山川、樹木都保持著相同的土黃色色澤，讓人驚訝于喀什高度的色系統一。在喀什，理應接受邀請，進入一次刀郎木卡姆，讓自己在高亢熱烈的曲調裡燃燒起來。燃燒，一直到永夜。

絲路如帶，揪扯著東西。每一處文化打結，都留下一座底蘊厚重的城市，成為我們嚮往的地方。人們沿路追尋，在物質和精神的交換裡，尋覓著滿足和歸宿。

經緯線在西北大地上碰撞出一個個文化強音，聽得人熱血沸騰。那是歷史的低語，也是時代的搏動。

故鄉的春天

高長見

五九六九沿河看柳。當風裡還裹著絲絲涼意，春天便輕手輕腳地走來，溫柔的「腳步」由遠及近。

河面剛剛破冰，柳樹已開始綻出新綠。等柳芽稍大些，輕輕捋下來，放進鍋裡焯水，再拿到河裡浸泡一天，苦味淡去，無論是涼拌、做包子還是拌面蒸，在食物匱乏的年代，都成了別具一格的美味。

冰凌在屋簷折斷最後一根細針，春的氣息便撲鼻而來，夾雜著柳笛吹不圓的變調，纏繞著風箏線拴住的雲絮。春雨如酥，濛濛細雨中，小草開始萌動，路邊的野草不覺間頂出一小截嫩青，綠得惹人眼。一夜間，枝頭芽苞綻放，像嬰兒攪弄的拳頭。吃了一冬乾草的牛羊從棚圈裡走出來，在田野間撒歡，貪婪地呼吸著春天的氣息，舔舐大地的新綠。鳥鳴也變得婉轉清朗，一群喜鵲站在楊樹梢，「喳喳」地歡叫。

種春是我的最愛。挎只小籃，拿把小鏟，把野地裡的張根苔、金銀花，還有知名不知名的花草草刨回來，栽到院子裡；或是種向日葵，埋下蓖麻籽，天天澆水，看它們長大。母親說：「你把春天搬回家了。」

大隊蛾房裡每天都有完成使命的公蛾被清理出來，大隊裡時不時會給各家分一把。掐掉翅膀，淘洗乾淨，用油煎過，做成蠶蛾麵條，那叫一個香。

「深屋燕巢將欲補，密房蠶蟻尚憂寒。」清明剛過，蠶蟻就探頭探腦地出殼了。蠶農把鮮嫩的白樺枝密密插在河灘上，用沙土培壟，為蠶寶寶鋪就一張綠色的溫床。再用水蒿把這些小精靈從籬管引到溫床上，待頭眠前後，轉移到蠶坡。驅鳥護蠶的任務便落到了孩子們身上。天麻亮就被大人叫醒，揉著朦朧的雙眼來到蠶坡，攪一攪露水浸濕的枯樹葉，用蒿秆引燃，濃濃的煙霧慢慢升騰起來。拿根哨竿，漫不經心地拍著，四處轉悠，「啪嗒」聲在山谷迴盪，再時不時扯一嗓子。鳥兒躲在遠處鳴叫，不敢近前。

山上蔥翠爭榮，紅肥綠濃，正是打野菜的好時節。挎只籃子上山，半是遊玩半是勞動，半天工夫，臭娘菜、山荊芽、棠梨花、野小蒜、黃黃苗，就把籃子擠得滿滿當當。山野菜味道醇厚，吃法多樣。尤其野水芹，入嘴清冽爽口，隔著水都能聞出蓬勃的野氣。再做成菜乾飯，那簡直是人間美味。

有人吃的，也不能虧待了牲口。田地裡各種野草軟綿青嫩，薊豬草是孩子們每天的功課。陽光在草葉間跳躍，蝴蝶在花叢中飛舞，泥土和青草的混合清香撲面而來。身處這夢幻般的世界，追著、鬧著、玩著，早把薊草的事忘淨了。

直到耳邊傳來娘喊我回家吃飯的聲音，才慌亂中急拔幾株塞進籃子裡。草地上的喧鬧漸漸變成細碎的呢喃。

谷雨時節，布谷鳥開始一遍一遍催人播谷。

父親不慌不忙，把谷種均勻播撒在早已平整的秧畦，一地金黃。白天晚上靠聚水放水調控溫度和水分，不幾天就會長出針樣的嫩青。我驚歎於農人的智慧，經常蹦蹦跳跳在前面，幫大人抽堵簡易小水閘。

故鄉的春天，是牛背上滑落的雨聲，是田野間漫漲的綠意，是父親掌心的谷種。

它把最細的芽、最嫩的綠，都揉進泥土裡，長成了往後歲月裡，我怎麼也走不出的夢境。

古道茶香那柯裡

劉權熠

從普洱市區向北出發不過二十五公里，一路山嶺蔥翠，城市的喧囂便被層層青山輕輕隔開，越是前行，茶香愈濃，漸漸把我引到了藏在滇南腹地的那柯裡。

俵語裡，那柯裡是「橋樑的好田好地」，而在茶馬古道的漫長歲月裡，這裡是馬幫歇腳、心靈靠岸的溫暖驛站。我以腳步為蹄，沿著百年古道，走進這段被茶香浸潤的舊時光。

一踏入那柯裡，腳下便是歷經千年的青石板路。凹凸不平的路面上，深淺不一的馬蹄印清晰可見，像是時光刻下的印章，默默訴說著當年的熱鬧。想當年，一隊隊驢馬馱著普洱茶、鹽巴與布匹，鈴聲叮噠，從這裡出發，翻山越嶺，走向遠方。

蹄踏過晨霧與晚霞，汗水灑在古道之上，才走出了一條連接山川與煙火的茶馬之路。風穿過林間，彷彿還能聽見趕馬人的吆喝、驢馬的嘶鳴，與潺潺溪水交織成一曲悠遠的古道謠。

那柯裡的民居儘是滇南驛站特有的風貌。夯土為牆，原木作梁，青灰小瓦覆頂，飛簷微翹不張揚。二層吊腳樓沿溪而建，樓下圈馬堆貨，樓上住人待客；木格窗糊著綿紙，雕著簡約的茶芽、馬幫紋樣，不用一顆鐵釘的榫卯結構，讓老屋歷經百年風雨仍不至斜。

家家戶戶的木門是厚重的板木，門廊下掛著紅燈籠，牆角爬著三角梅，與風雨橋的全木構架、馬店的土坯木窗相映成趣，處處透著實用與古樸的統一，藏著馬幫時代的生存智慧。

順著溪流前行，那座古樸的風雨橋靜靜橫跨河面。全

木搭建，不用一釘一鉚，歷經風雨依舊穩固。它不僅是過河的通道，更是馬幫們避風避雨的港灣，是疲憊旅途裡一抹溫柔的慰藉。站在橋上，看流水悠悠，竹影婆娑，兩岸木屋錯落，炊煙裊裊，那一刻，時光彷彿慢了下來，心也跟著安靜了。

轉過彎，百年榮發馬店便出現在眼前。土坯牆、木格窗，門楣上的對聯寫盡古道熱腸：「關山難越誰為主，萍水相逢我做東」。推門而入，彷彿穿越回馬幫雲集的年代。院中馬槽、拴馬樁、馬鞍、馬燈靜靜陳列，每一件老物件都藏著故事。火塘裡炭火依舊溫暖，陶罐中茶葉翻滾，焦香瀰漫在空氣裡。我坐了下來，喝下一口火塘烤茶，先苦後甘，滋味醇厚，恰似馬幫人顛沛卻堅韌的人生。店主娓娓道來當年的盛景：後院驢馬成群，堂屋燈火通明，各族兄弟圍坐火塘，喝茶、閒談、講一路見聞，小小的馬店，裝下了江湖，也盛下了溫情。在這裡，我還親手壓制茶餅，指尖沾滿茶香，才真正懂得一片茶葉從茶山到馬背，再到千萬人手中，藏著多少堅守與匠心。

那柯裡的動人，不只在古跡，更在活色生香的民族風情。哈尼、彝、傣等多個民族世代聚居於此，他們的服飾各異，卻可以互換穿搭，散發著淳樸熱情。路邊阿媽春著粑粑，木槌起落間，香甜四溢；街角小攤賣著熱氣，特色小吃勾人味蕾。偶爾傳來悠揚的歌聲與笙聲，村民們身著多彩的民族服飾，載歌載舞，沒有刻意表演，只有發自內心的歡喜，讓人不由自主融入這份簡單的快樂。

我在那柯裡待到夕陽慢慢西斜，金色的光灑在青石板上，馬蹄印泛著溫柔的光。我沿著古道緩緩行走，心中滿是依戀。這片小小的村落，藏著茶馬古道的魂，載著多民族聚集的情感，飄著百年不散的裊裊茶香。

古道蜿蜒，茶香不散，那柯裡用最安靜的姿態，守住了歷史，留住了鄉愁，吸引著越來越多尋古踏芳的人駐足探望。

聽春

耿仁亮

當漫天的煙花散盡，風似乎一下子就收起了壞脾氣，不再帶著料峭的寒意，而是裹著泥土與草木的溫柔，輕輕拂過耳畔，便將春天的聲音，悄悄送到了人間。春之聲，能讓人振奮，讓人愉悅，更讓人心生希望與感動。

最先聽見的春聲，是冰雪消融的「咯吱」聲。立春後的一個清晨，簷角垂著的水珠還泛著冷光，太陽剛爬過山頭，就有細密的水珠順著冰稜往下淌，滴在窗台上積著的殘雪上，暈開小小的濕痕。忽然「卡」一聲輕響，冰稜從中間裂了道縫，緊接著是「簌簌」的碎冰墜落聲，像誰撒了把碎玉在青石板上。我循聲跑到河邊，去年冬天凍得結實的河面，已裂開幾道細紋，水流在冰下「汨汨」湧動，偶爾有冰塊順著水流碰撞，發出「叮咚」的輕響，像是春寫給大地的第一封短信，帶著解凍的溫柔。春天的水泛著誘人的綠意，

淙淙的溪水聲，孕育著無窮的春意，似乎在歡呼春天的到來。

「微雨眾卉新，一雷驚蟄始」。春天就這樣來了，帶著雷聲，攜著雨意，在不知不覺間，將生機灑滿人間。「沙沙沙」，柔弱的春雨，發出了悅耳之聲，讓人快意連連。它是春的使者，是春的靈魂，是春的樂章。它給了春天無限的風韻，給春天帶來了不盡的詩情。它知時節，不論天有多寒冷、風有多刺骨，都堅守約定，如期而至。

春雨來時，春聲便成了滿世界的「淅瀝」。起初是零星的幾點，打在窗玻璃上，發出「嗒嗒」的輕響，像誰用手指輕輕叩門。

漸漸雨絲密了，織成一張透明的網，落在院角的芭蕉葉上，「沙沙」聲便有了層次——先是雨珠撞在葉片上的「啪嗒」聲，再是順著葉脈流淌的「簌簌」聲，最後滴落在青石板上，濺起細小的水花，「嗒嗒」聲連成了線。我最愛在雨天裡倚坐窗前，圍爐沏一盞清茶，看雨絲斜斜地織過庭院，聽雨滴打在玉蘭花瓣上的「軟響」，打在竹籬笆上的「脆響」，打在屋簷瓦當的「叮咚」聲，混在一起竟像支溫柔的曲子。鄰居家的孩童披著雨衣跑過巷口，雨靴踩過水窪的「嘩啦」聲，與雨聲相映，倒讓這春的樂章多了幾分生機和活力。

雨停之後，便是蟲鳴與鳥鳴的合唱。最先醒的是斑鳩，清晨天剛濛濛亮，就有「咕咕—咕咕」的叫聲從樹梢傳來，不疾不徐，像是在喚著同伴。接著是麻雀，一群群落在杏樹枝頭，「啾啾」聲此起彼伏，偶爾有幾隻撲撲著翅膀掠過庭院，翅膀扇動的「撲撲」聲裡，還帶著

雨後的潮氣。鳥兒是春天的歌者。一聲聲「喳喳」，一聲聲「啾啾」，一聲聲「咕咕」，一聲聲「唧唧」，一聲聲「呢喃」……合奏著優美的旋律，或高亢、或婉轉、或悅耳、或悠揚、或輕柔，滿溢著大自然的韻味。不遠處的高壓線上，落了一排排或遠或近、或疏或密、或高或低的鳥雀，似乎是刻意為《春天圓舞曲》編排的琴鍵，即興唱和。天籟之音，在清新芬芳的空氣中縈繞，在山巒、河谷的幽寂中迴響，在春和景明的陽光下自由歌唱。

春日的腳步聲裡，最熱鬧的要數田間的「農耕聲」。「陂田繞郭白水滿，戴勝谷谷催春耕。」當春風輕柔地拂過大地，喚醒沉睡一冬的泥土，春耕，便如一場盛大的儀式，在廣袤的田野間拉開了帷簾。陂田繞郭，清澈的水在陽光下閃爍著粼粼波光，彷彿無數細碎的銀片灑落在大地上。此時，田間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。農民自豪地開著拖拉機在犁田，車輪的轟鳴聲，彷彿在為即將開始的勞作歡呼。翻開沉睡的泥土，褐色的土浪翻滾著，翻發出陣陣泥土特有的芬芳。那氣味，混合著青草的清香和水汽的濕潤，是大地最原始、最醇厚的氣息，讓人心曠神怡。

溪水聲、鳥鳴聲、風吹樹葉的沙聲，還有遠處隱約的犬吠聲，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曲春天的交響樂。我走著走著，忽然發覺自己已不知身在何處。四下裡都是樹，都是花，都是鳥鳴，都是春光。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」，賈島尋隱者不遇的悵惘，此刻竟「于我心有感焉」。

神奇的大自然豐富多彩，它的聲音無處不在。只要你細細聆聽，就會聽見大自然這滿含希望與生機的聲音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